



車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



10 / 36 = 2 : 1 上
~~6950972~~

S0907539

車尔尼雪夫斯基論文学

辛 未 艾 譯

S0907539

上 卷



23132347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1

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ОЧЕРКИ ГОГОЛЕВСКОГО ПЕРИОДА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根據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
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3 年版本譯出

車尔尼雪夫斯基論文学

上 卷

原 著 者 車 尔 尼 雪 夫 斯 基
翻 譯 者 辛 未 艾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94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56 毫米 1/32 印張：18 1/4 插頁：6 字數：392,000

1961 年 11 月新 1 版

196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000 册

(原新文艺版印 13,400 册)

統一書號：10078·1518

精裝定價：(九) 2.35 元

關於車尔尼雪夫斯基

尼古拉·加甫里洛維奇·車尔尼雪夫斯基是偉大的革命民主主義者。他的一生，都是盡瘁於對殘酷的沙皇進行堅決而無情的鬥爭的。不論在薩拉托夫的學校里，不論在同時代人的編輯部中，不論在流放中，不論在釋放以後的余生中，他都堅持了頑強的战斗。他的知識几乎是無所不包的，在學問的淵博上，可以和百科全書家羅蒙諾索夫分庭抗禮，哲學、社會學、經濟學、歷史學……在他所處的時期和環境里，他都達到了杰出的成就，他的理論擁有巨大的革新的意義。

車尔尼雪夫斯基，是在“一切社會問題都歸結到對農奴制度及其殘余進行鬥爭”的時期，是在克里木戰爭的失敗明顯地暴露農奴制的君主政體的腐朽和無力的時期，是在關於消滅資產階級—地主所有制並且完全推翻沙皇政權的思想日益深入羣眾的時期，展開活動的。就在這個複雜、艱苦的時期，車尔尼雪夫斯基表現了天才的智慧，驚人的洞察力，對於人民事業無限的忠誠和勇敢。他是俄國人民的真正的偉大活動家。

車尔尼雪夫斯基一八二八年七月十二日（新曆二十四日），生在伏尔加河畔薩拉托夫城的一個司祭長家里。薩拉托夫在當時還是一個風氣閉塞的城市，據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回憶：“当我

已經是一个并不怎样幼小的孩子的時候，每年冬天，还会發生从薩拉托夫渡河到波高罗夫村的人們被狼噬害的事情……而当我已經是一个大孩子的时候，站在自己家里的院子里，还能够听到狼羣在伏尔加河对岸嗥叫的声音哩。”

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父親是一个公正誠实的人，很有學問，他对于兒子的教育是很注意的，他在教会里的工作虽然很多，但还是能够挤出時間來，教孩子們学法文，拉丁文甚至希臘文。他很有一些教育的經驗。他能够流暢地閱讀希臘和拉丁文古典作品。車尔尼雪夫斯基后来能够把拉丁語說得很流暢，就是出于他的父親的教導。和不安的、多病的母親要求嚴格的愛不同，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父親对待兒子總是努力不去拘束他的自由。父親的善于工作的才能，多方面的修养，內在的毅力，在兒子身上，不但得到了繼承，而且还被發揮到完全不同的方向去。車尔尼雪夫斯基父親的藏書是不算少的，有許多書他很早就已經讀过：卡拉姆靜的俄國國家史，潑留沙尔的百科大辭典，普希金、茹柯夫斯基、果戈理的作品，还有厚厚的期刊：祖國紀事，讀書文庫、同時代人。他的親戚拉耶夫曾經这样回憶这段時期說：“他的手里不拿着書，你簡直很难看到；他在早餐，午飯，甚至在談話的時候總是手不离書。父親書房中的各種各樣的書本他都讀过。……尼古拉·車尔尼雪夫斯基对于讀書的热情是驚人的。……車尔尼雪夫斯基在十歲時候，他的知識的廣博和多样，只有中等学校十五歲的学生才能和他比擬。”

車尔尼雪夫斯基在一八三六年進教会小学，在一八四二年進教会中学。教会学校很少給他什么东西。就他的發展和知識水平來說，他早就远远超出学校所要求于学生的了。教会学校

里陈腐的教材，煩瑣死板的教學方法，只不过剝奪掉他一些時間。他後來曾經這樣批評這一類教會學校說：“甚至那些在智力上并不超過普通才能水平的學生……都不能不對它表示嫌惡。”

車爾尼雪夫斯基很早就獲得了獨立思考的能力。他注意地、敏感地看着周圍的一切，他敏銳地看到了人間的不平。在伏爾加河沿岸散居着拉繹夫和碼頭工人的帳幕，他們的悲慘的生活隨時都映入他的眼簾。地主壓迫農奴，沙皇拉丁，薩拉托夫城的虎疫，大飢餓，專制制度所種下的粗野無知、迷信、偏見，這些都在他的心裡留下沉重的印象。他從小就厭惡浮誇的虛偽，把現實理想化。他努力在書本中找尋一切問題的解答。他在中學時代就愛好發表在祖國紀事上的別林斯基和赫爾岑的文章。他們的思想在他對生活的態度上有着巨大的影響。

在教會中學畢業以後，他說服了父親和母親，不再向教會方面發展，考進了彼得堡大學。他的革命思想就是在大學時代漸次形成的。他抱着巨大的熱情以及青年人特有的清新沉潛在學問里。他研究了歷史學、哲學、經濟學、俄國和世界文學，甚至還有工程技術。另一方面，政治問題也越來越引起他的注意。在他大學求學的年代里，國內國外的政治生活中正充滿着巨大的事件。進步青年們緊張地注視着一八四八年西歐的革命事件，注視着人民大眾反對封建殘余，反對卑鄙無恥的資產階級的鬥爭。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所有同情都在革命大眾的一邊。

就在這時候，他認識了革命詩人米哈伊洛夫，還有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哈內柯夫。彼得拉舍夫斯基派是一個以平民知識分子活動家為主要成員的小團體，他們是激烈反對沙皇政府的。但這個團體並沒有什麼一定不移的行動綱領，有的人主張施用和

平宣傳手段，有的人認為必須進行革命鬥爭。哈內柯夫是主張進行革命鬥爭的。他的接近車爾尼雪夫斯基，就是希望爭取過來加強他們的力量。悲憤地叫出“我的祖國套着鐐銬”的哈內柯夫是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傅立叶的信徒。車爾尼雪夫斯基在和哈內柯夫的談話中，在閱讀哈內柯夫借給他看的哲學著作中，認識了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學說，孔德的實証哲學，黑格爾的體系，還有費爾巴哈的見解。年青的車爾尼雪夫斯基思想的深刻和獨立，促使他沒有去屈從隨便哪一種學說，而是有所選擇的。他最初對於黑格爾的體系雖然表示過神往，但很快就發現這個體系的原則和結論之間內在的深刻的矛盾；他看出在傅立叶的“法郎吉”中包含着美好的社會思想，但他也發現這種學說中的缺點，它的局限性。費爾巴哈的思想體系雖然是他所尊重的，但他却比他跑得更遠。

車爾尼雪夫斯基和哈內柯夫之間的友誼還來不及深入和巩固，車爾尼雪夫斯基還沒有成為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的一員，沙皇反動當局就開始逮捕參加這個團體的全體人們了，哈內柯夫也在其中。

但是，車爾尼雪夫斯基在大學時代所漸次形成的革命思想，不但沒有因此而減弱、消逝，相反，却更加堅定了。他在最初時候，還幻想過什麼“超然”在各個階級之上的、能夠保護被壓迫的人們的君主政體。可是現在他却表示：“就讓一個階級開始壓迫另一個階級吧，那時候就會有鬥爭，那時候被壓迫者就會認識：他們在現存的事物秩序下是受着壓迫的……這就是我的關於俄羅斯的思想方式：我不可抑制地等待着迫近的革命，渴望着革命，雖然我也知道，從這中間將會長久地，也許十分長久地都

得不到什么好結果。……和平、安靜的發展是不可能的。就讓我因此而痙攣吧，——我知道，要是沒有痙攣，那么在歷史中就從來也不可能移動一步。……難道心的跳動不要痙攣嗎？難道人走路的時候不要搖擺嗎？……不，他每一步都得傾斜一下，搖擺一下，他的道路——就是這些傾斜的連鎖。”

車爾尼雪夫斯基在一八五〇年，以優異的成績從大學畢業。在一八五一年，他回到故鄉薩拉托夫，在中學里教文學。他原打算留在彼得堡，爭取機會做一個雜誌評論家，像別林斯基似的，但因為他早就申請過要回鄉任教，而且他所提出的作為延宕借口的條件也被採納了，就不得不回來。中學的環境原是十分停滯、保守的，車爾尼雪夫斯基第一次以清新的空氣打破這充滿霉味的氛圍：他以令人神往的生動的談話，對俄國文學优秀作品作詳細的分析，代替了陳腐的教材；他喚醒學生們的思想，培養他們廣泛地了解生活和科學的問題，努力形成他們的獨立思考的能力。有一個學生這樣回憶他道：“從他擔任教師以來，文學課中的死讀硬背就中止了，而讓生動的言語和思想得到了發揮。然而最使我們震驚的，就是他的生動的我們都能了然的語言，對我們的人格之尊敬……”大家都迫不及待的盼望他的課。每逢下課回家的時候，總有許多學生伴着車爾尼雪夫斯基同走，他好像慈父對待孩子似的，親切地跟他們談話。這樣做法，當然很遭墨守成規的人們的妒忌、害怕，特別是中學校長。他時常到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課室去旁聽，有時，他聽得不耐煩了，就打斷說：“你問問學生的功課吧。”車爾尼雪夫斯基回答：“我還沒有做完我的解釋。等我解釋完了，再問您指定的學生的功課。”於是這位校長只好悻悻地走出教室。有一次，當這位校長又走進他的

教室時，講課就條的停頓了。“這您是干什么？”校長問。車爾尼雪夫斯基冷冷地回答道：“不能再講了，疲倦啦，學生也疲倦啦：得給他們休息一會兒……”

惱羞成怒的校長從此就把他看作眼中釘，到處宣說他在學校里宣傳革命。不久，車爾尼雪夫斯基就離開了學校。

一八五三年，他和一個醫生的女兒奧爾加·索克拉托夫娜·伐西里耶娃結婚。

車爾尼雪夫斯基對待他的未來妻子的態度，也十分顯明地刻劃了他的百折不回的準備獻身革命的意志，深厚的不是自私自利的感情。他在開始向伐西里耶娃表白情意的時候，就預言他的一生將要獻給革命，為了反對沙皇而進行的革命行動，他迟早總會被他們逮捕，關到塞堡里去。他這樣說：“把另一個人的生命跟我的生命連結在一起，在我是覺得卑鄙可恥的，因為我並不相信，我能夠長久享受生命和自由。我的思想方式就是這樣……我不能擺脫這種思想方式，因為它就在我的性格里生根，我的性格是激烈的，看不慣我在周圍看到的一切東西。我不知道，在這方面，將來的什麼時候是不是會冷下來。但是無論如何，到現在為止，這種傾向在我的心裡總是越來越加強，越來越變得尖銳、冷靜，越來越深入我的生命。”

伐西里耶娃一點都沒有因此而改變她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愛，相反，却勇敢地準備共同承受這個偉大革命家的命運。

婚后不久，他所不忍離別的、多病的母親去世了，車爾尼雪夫斯基就和妻子一起到彼得堡去。外省教書生涯在他已經感到逼窄了，不能使他的革命思想得到廣泛的傳播，他打算在更廣闊的天地中發揮力量，投入他渴望已久的雜誌和文學活動中去。

但是到了彼得堡以后，由于他跟雜誌界没有什么联系，最初，他不得不在陸軍学校教一陣時候書。他的藝術对现实的美学关系就是在这个时候寫的。这是一篇學位論文，他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取得一个學位，这样可以有机会把它在大学的講壇上進行講学。这篇論文基本部分寫成以后，他先送給一个肯定过这个题目的教授看。这个教授一下子看不出論文中的激烈的論爭傾向，觉得没有什么“危險”，只劝他把批評唯心主义美学的地方减弱一點，用含混的字眼來代替到处出現的黑格尔这个名字。可是到得过了一陣時候，車尔尼雪夫斯基再把最后定稿送給他看時，他却發現这位年青学者所發揮的思想，是和傳統的解釋大不相同的，害怕起來了。以后学校当局就找出种种借口，拖延着不進行辯論会，一直拖到兩年以后。

可是已選定写作作为斗争武器的車尔尼雪夫斯基并不曾因此而气沮，他繼續寫別的批評文章，他開始向祖國紀事和同時代人投稿。祖國紀事在當時是由卡拉叶夫斯基主編的，已經完全不像以前別林斯基参与工作時那么充滿战斗气息，相反却采取自由主义的、保守的立場。他們并不重視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因此他的文章發表得并不多，而且只限于一些學術性的專題研究，这使他不得不再向另一个当时也是極有影响的雜誌——同時代人投稿。同時代人當時还保持着別林斯基的精神，正由偉大詩人涅克拉索夫任主編。涅克拉索夫憑着他的編輯工作上的英明洞察，單根据車尔尼雪夫斯基第一篇書評，就猜到俄國文學可以在他的身上找到別林斯基事業的最有力的繼承者。同時代人的批評和圖書評論欄在車尔尼雪夫斯基之前，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人，涅克拉索夫一見到他，就表示最親切的關懷，要他

參加編輯工作。還這樣對他說：“為什麼您找上巴那叶夫，而不找我呢？您因此就浪費了兩天。”

由於涅克拉索夫的信任，車爾尼雪夫斯基不但參加了雜誌的編輯工作，發表了許多論文，而且很快就在雜誌中佔據一個十分重要的地位，最後，還影響了雜誌的傾向，促使涅克拉索夫的戰鬥立場變得更加徹底。

車爾尼雪夫斯基最初在同時代人發表的，主要是文學論文。其中的論批評中的真誠，論阿夫杰耶夫的長篇小說，論叶甫盖尼·屠尔的生活的三个時期以及論奧斯特罗夫斯基的貧非罪一發表，就引起了祖國紀事雜誌的攻擊。他在這些批評文章中，貫徹了別林斯基的偉大傳統，樹立了批評的楷模。他反對在談到某一個作家時，重複那老一套的“從他的幼年時代一直講到老耄之年”的文句。他說：“俄國批評不應當效尤法國小品文作家那種瑣碎的、細微的、模稜兩可的而且空洞的批評；這種模稜兩可和卑微瑣碎不會符合俄國公眾的口味，無法達到我們的公眾十分公正地要求批評所具有的生動而明確的信念。”因此，車爾尼雪夫斯基無情地指斥叶甫盖尼·屠尔的作品缺乏思想性，缺乏富有社會意義的內容，描寫了不是長篇小說內容本身所需要的東西。指斥阿夫杰耶夫想把一切丑惡和粗野的東西理想化，想把地主的寄生、荒淫的生活理想化，他憤激地叫道：‘事情很明白，不是每一種社會集團，不是每一種生活方式，就其真實的意義來說都可以理想化的。要把荒唐、骯髒理想化這是困難的……阿夫杰耶夫君對我們說：‘聚精會神來欣賞我所描寫的一切人們，欣賞整個環境，愛上他們的生活吧；您瞧，這是何等光明、純潔、榮耀的生活呵！’那我們就來看一看吧，這是什麼樣的人們，

他們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呢？玫瑰色跟它配得上嗎？……”

叶甫盖尼·屠尔和阿夫杰耶夫都是三流作家，車尔尼雪夫斯基不但批評了他們，而且对于第一流作家，他的要求也是嚴格的、直率的。他在論貧非罪一文里，就揭露了反動的斯拉夫派的觀念对作者的有害影响，向作者提供應該如何脫却崎嶇小徑，走上正确的道路。偉大戲劇家克服了斯拉夫派影响以后的輝煌成就，証明了他的劝告是正确的。

車尔尼雪夫斯基善于运用各种迂曲的文筆，避过沙皇檢查官的注意，傳達革命的真理，揭穿農奴制的、極端反動的世界觀，給予反動的和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以致命的打擊，教育着日益成長的、人数日益多起來的革命家們。

車尔尼雪夫斯基这种坚定的战斗的革命立場，这些尖銳、嚴正的論文，自然会引起反動的作家和批評家的猛烈反擊。甚至某几个也是同時代人底同人的自由主义者，也对他感到不滿。有一位回憶錄作家这样說：“同時代人的許多有威望的同人，久久不知道，是誰在雜誌中發表批評与書評文字。当屠格涅夫、鮑特金、格里哥罗維奇一些人要涅克拉索夫說明的時候，涅克拉索夫通常總是設法避免作正面回答，因此新的同人的名字一時竟沒有人知道。有一次，鮑特金固执地盤問詩人，他說：‘涅克拉索夫，說老實話：人家說，你是从中学校里挖掘到你的批評家的？’——‘挖掘，’涅克拉索夫回答，‘这是我的事情。’”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反对者千方百計要想打散他和涅克拉索夫之間的联合，迫使他離開同時代人。有人保举和自己同道的人來代替他，有的人，如德魯日寧甚至以引退为要挾。但是虽然如此，涅克拉索夫还是沒有因此而動搖，在一次出國療养的机会，索性把雜誌的編輯工作

都交給他經管了。这个决定对于同時代人的自由主义者同人，自然是一种巨大的刺激。車尔尼雪夫斯基深知处境的困难，他一方面尽力坚持雜誌的基本傾向，一方面竭力防止像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感染反動批評的影响，努力把他們團結住，——使最大的委婉、对作者的關切謹慎，和革命的嚴正要求、不妥协精神結合了起來。

讀者們是拥护同時代人这种革新的傾向的，雜誌的銷数增加了。許多新的作家、理論家：杜勃罗留波夫、薩尔蒂柯夫—謝德林、波米亞洛夫斯基、米哈尔科夫……也逐漸團結到雜誌的周圍來。尤其是杜勃罗留波夫的加入。

一八五五年五月，拖了二年多的學位論文藝術对现实的美学關係，終於得到辯护的机会了。在辯論會進行的一天，會場里拥挤着許多听众，其中有不少学生、軍官和青年文官，拥挤到有的人不得不站到窗台上。反駁者一方面不得不承認这篇論文若干無可爭辯的優點，一方面竭力要想推翻它的哲学基礎而袒护現存美学理論所制定的藝術底“不可動搖的目的”。但是所有这些反駁，沒有一點是超过已經被作者在論文中加以徹底否定的論點的范围的，車尔尼雪夫斯基把这些意見都輕易地駁倒了。辯論的全部程序只進行一个半小時左右。辯論結束之后，担任主席的大学校長普列特烏夫对車尔尼雪夫斯基說：“我在講課時向你們講的，好像完全不是这样的呵！”

这一伙人們虽然無法駁倒論文中的任何論點，但还是迟迟不作决定，把論文束諸高閣。

然而他們只能把學位考試問題束諸高閣，却無法杜絕論文中所表現的偉大思想的傳布。这篇論文在辯論會召開之前，就

印过四百本。在公众中間激起了巨大的兴奋。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論文中，逐条駁倒了从柏罗提那到康德和黑格尔为止、始終沉潜在从宗教意义上來解釋美的观念的唯心主义美学。他指出“美是生活”，“美”應該理解作客观现实的屬性，在藝術作品中不会有这种现实所不能提供的东西。車尔尼雪夫斯基不只断言现实的美是超过藝術的美的，不只是断言美这个概念本身在一切人、一切階層、一切階級的心目中并非都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更指出藝術的積極的改造作用。

車尔尼雪夫斯基另一个理論著作：俄國文学果戈理時期概觀，也在这一年開始發表。此后他又陸續發表了論謝德林、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對他們的作品作了獨創的貫穿着革命思想的分析。他在分析謝德林的外省散記時，努力闡明推動謝德林的人物所以从事偷盜、受賄、欺詐的原因，他指出这些罪惡的根源，不在人們的个人的本性，性格的特征。應該“消除令人毀滅的环境，使人的智慧燦爛放光，使人的性格变得美好起來。”他在分析托尔斯泰的幼年、少年、青年時，粉碎了德魯日寧之流強把托尔斯泰拉作自己所信奉的為藝術而藝術論的不自覺的代表，認為他的作品沒有“受到任何一种思想的影响”这种荒唐的企圖。指出托尔斯泰把新的东西帶進了俄國文学，他是揭露了社会本質和社会傾向的。而在分析屠格涅夫的阿西雅時，他也能通过阿西雅中的主人公和罗亭、別尔托夫（誰之罪中的人物）的对比，鈎勒了俄國自由主義者的嘴臉，还進一步在这种文学人物性格的概括里，揭穿當時所謂“有教养社会”整个生活的本相。从他的忠实战友杜勃罗留波夫加入同時代人陣營以后，文藝批評方面的文章，就寫得比較少了。他把雜誌的文藝

批評與書評欄交給了杜勃羅留波夫負責，自己却致力於寫關於哲學、經濟學方面的文章，如資本與勞動、哲學中的人本主義原理等等。但是不論關於哲學、經濟學方面的論文，不論文學方面的，從一八五六至一八六二年為止的都是指向這一點：團結俄國進步知識分子的先鋒，準備迎接國內的革命爆發。在這方面，車爾尼雪夫斯基對於人們的影響是巨大的：他幫助烏克蘭大詩人塔拉斯·謝甫欽柯在描寫困苦無告的民眾的命運時找到顯明的色彩；他鼓舞詩人米哈伊洛夫進行實際宣傳的必要；他打消波蘭革命家謝拉柯夫斯基認為可以在保持專制政體之下進行社會一政治的根本改革這種幻想。

同時代人的聲望，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活動，自然引起沙皇政府很大的不安，它除了指使御用文人卡特柯夫一伙人在俄羅斯通報這類雜誌上叫喊“為了公共的安寧，把我們從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禍害里解救出來吧！”，接着又命令同時代人停刊八個月，最後，就把車爾尼雪夫斯基逮捕了。

經過兩年在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要塞的囚禁，車爾尼雪夫斯基才被沙皇以莫須有的罪名判決褫奪一切公權，放逐到西伯利亞礦山作七年苦役。在放逐之前，沙皇反動政權為了貶低這個偉大的革命預言者底人格和威望，還無恥地在馬丁廣場上，對車爾尼雪夫斯基舉行了一次“假死刑”。但是這種凌辱性的刑罰，不但不能貶低人們對車爾尼雪夫斯基底尊敬，而且激起了人們更大的憤怒。許多青年擁到廣場上來，有人當場把花擲向這個被綁縛的普羅米修斯身上去。赫爾岑也在警鐘上發表了強烈的控訴。

一八六四年七月，車爾尼雪夫斯基被押送到伊爾庫茨克制鹽工場作苦役。八月又轉到卡達伊礦山，到一八六六年九月，又

被轉送到亞歷山大工場。在一八七一年時，有一個和馬克思認識的革命家盖尔曼·洛伯丁，曾經從國外趕回來，打算營救他，但並沒有成功。沙皇反動政府害怕人民對車尔尼雪夫斯基深切的同情，又看到革命家們幾次三番想救他出去，他在流放中還能對一些接近的人起直接的影响，因此在七年期滿之後，一方面延長苦役的期限，一方面又把車尔尼雪夫斯基轉送到維留斯克。這個維留斯克照車尔尼雪夫斯基自己的話說，是一個連“村子”的意義都够不上的城市，它一共只有二十來所俄國式房屋和少數雅庫特人的帳幕，一年只有四個月是可以和外界相通的。

然而囚禁、流放、苦役、維留斯克的“孤島”，並不能夠摧折這個偉大革命家的勇氣和不屈不撓的意志。他即使在極端艱苦的環境下，他都盡量利用一切可能來進行文學和學術活動。他在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要塞中完成了革命的召書：長篇小說怎么办？在西伯利亞流放中又寫成了另一著名長篇小說序幕。甚至到了幾乎荒無人煙的維留斯克，他也盡可能在寫給親戚和朋友的信中吐露自己對理論問題的看法，表白自己的意志。

一八七七年，當他的戰友，偉大的詩人涅克拉索夫病重的消息傳到他的耳朵里的時候，他寫信告訴貝平說：“……假使，你收到我的信時候，涅克拉索夫還能繼續呼吸，你告訴他：我熱烈愛他這個人，我感謝他對我表示善意的關切，我吻他，我相信，他的光榮是永垂不朽的，俄羅斯會永世愛着他，愛着俄國詩人中這個最有天才和最尊貴的人。”

堅強不屈的車尔尼雪夫斯基，經過二十一年的囚禁、放逐，一直到一八八三年，才被放回阿斯特拉罕。

到了阿斯特拉罕以後，他又開始從事巨大的文學活動。他

寫成了屠格涅夫和杜勃羅留波夫的關係、人類智識的性質等文章，在這些文章中，他的批評底鋒芒還是牢牢地刺向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家的咽喉。他還給杜勃羅留波夫的傳記準備材料，還翻譯了韋伯的十一卷世界史，並且針對韋伯底保守的、民族主義的觀點，作了批判性的註解。

然而長期苦役、流放生活是給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健康嚴重影響的。一八八九年，他得到允許回到故鄉薩拉托夫去。在故鄉他只生活了四個月，就在這一年的十月，因腦溢血而去世了。

車爾尼雪夫斯基曾經這樣說：“促進的不是暫時的光榮，而是祖國永久的光榮和人类的幸福——還有什麼比這更高、更美好的嗎？”他所完成的就是這樣的功績。